

工厂男孩

丁燕——著

生存 不难

生活 不易

SPM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工厂男孩

生存不难
生活不易

丁燕——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工厂男孩 / 丁燕著.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16.5

ISBN 978-7-5360-7891-8

I. ①工… II. ①丁…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061731号

责任编辑: 文 珍 周思仪

特约监制: 何 寅 刘盛楠

特约编辑: 刘青丽

版式设计: 书情文化

封面设计: 棱角视觉

书 名 工厂男孩

GONG CHANG NAN HAI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北京市大兴区长子营镇李家务村委会南200米)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

印 张 11

字 数 270,000

版 次 2016年5月第1版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花城出版社网址: <http://www.fcph.com.cn>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电子厂的开工日.....	001
第二章	住进B224.....	031
第三章	工厂路的秘密.....	055
第四章	男工来到电子厂.....	081
第五章	午餐风暴.....	119
第六章	十九岁出门远行.....	149
第七章	母与子的战争.....	173
第八章	追时代的“90后”.....	199
第九章	错位的学生，错位的人生.....	225
第十章	学生工的抗争.....	255
第十一章	定过亲的女工.....	283
第十二章	给“女神”打电话.....	305
后记	为何滞留在樟木头.....	337

第一章

电子厂的开工日

农历正月初七，电子厂正式开工。

从东莞市区到樟木头镇，像一级级走下台阶；而从镇中心到工厂路，又像来到另一块大陆。这条路只有一条主干道，两侧除厂房、宿舍，还夹杂着形状各异的农民房。到处是飞土扬尘、断瓦颓垣的破烂路，到处是迅疾狂飙披靡不能御的大货柜，到处是一个个方形亚克力的小灯箱，到处是粗糙，到处是狰狞。从2014年至2015年，这条不起眼的窄巷子，书签般强行插入我的脑海，成为我最重要的活动场所。慢慢地我发现，时间越久，这条路也如宫崎骏的奇幻城堡，变得顺眼许多。

春节让这里有了些许变化——大红色从各处跳跃而出（大红色的对联、大红色的灯笼、大红色的礼盒、大红色的外套），形成种感性、调皮、突如其来的美。但每一个走在工厂路上的人都知道，红色不过是偶尔的童话。节后，这些颜色不会像花朵般慢慢枯萎，而是突然间，在某个时刻，像患上失忆症，所有的鲜艳一并消失。突然间摄影棚灯光大亮，黎明将至，才发现这里的真相原来是，灰白的楼宇、棕黑的人群。

从空中俯瞰电子厂，会奇怪那些蜂巢楼组合成一个大哑铃——左侧宿舍区（操场、十几栋六层楼），右侧厂区（厂房、仓库、办公

楼)。三十多年前，这里还只是一大片荒滩（夜晚是漆黑旷野，根本无明显建筑地标供辨识）。当第一座楼房从暴晒的红土层中拔地而出，像引擎，点燃了此地的改变。车间里亮起的白炽灯、轰隆隆的发动机、统一样式的工装，皆带来一种“有什么事就要发生”的暴力宣言。就像字典的编纂总跟不上字词变化的速度般，大荒滩的昨天已远如旧石器时代，倏然不见了踪影，现在的这一片，早已繁织错绣成工业版《清明上河图》之不可或缺的一角。

早晨八点半，穿着湖蓝滚边马甲（滚边颜色不同，职位不同）的工人从宿舍走出，穿过高耸的大王椰，黑压压地会聚在篮球场。突然响起的鞭炮声，制造出亲密祥和的气氛：晨会开始了。而真的很奇怪——一年中的第一次会议，十分钟便宣告结束。人群四散后，半空中仍浮动着充满现实感的硫黄味，地上残留着妖异的红碎屑。

顶着禁令放炮，完全是中国农民会有的举动。难道这家工厂的日本老板是个“中国通”，笃信完成了这一类似宗教的祭祀之后，便可让工人们内心平衡，勤力工作，继而让利润肥大？

直至鞭炮炸响，空中飞扬起小朵焰星，直至那极便宜的小炮仗制造出流弹四射的华丽效果，电子厂才从宿醉中醒来，准备干活。

宿舍管理员阿坚高大帅气，忙得昏头涨脑，却总是笑吟吟的，浓黑的瞳孔放光。

“奇怪得很，从2013年开始，男工变得比女工多了。”他从《宿舍分配表》获悉这一信息后，危险地吓了一跳，像窥见谜中之谜，浑身一悚栗。

阿坚的办公室是平房最顶头的那间，门口挂着“宿管”的牌子。墙上小黑板的表格清晰显现着2014年电子厂的男女比例——全厂总共三千两百人，住宿舍的两千五百人中，一千六百人是男工，九百人是

女工。阿坚感慨：“九十年代，工厂里八成都是年轻女工哦。”

城市需要工厂来提升GDP，而工厂运转需要工人来当帮手，但现在的电子厂，和珠江三角洲其他工厂一样，正遭遇“招工难”的问题（据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到2011年，新生代农民工，以“80后”“90后”为主，占总人数的60%；有50%的农民工集中流向六个省市：广东、江苏、浙江、福建、北京、上海）。

2013年是转折之年。

变化似乎发生于2007年：各个工厂都出现了招工难现象。员工的离职率也从千分之几开始接近百分之一。到2008年上半年已较为明显。很多工厂有订单，但长期招不够人手，老板就鼓励老员工介绍老乡和朋友入厂，并对介绍人给予奖励。

2013年，东莞长安镇某厂的招工广告是——“入厂满一个月，即送千元大屏智能手机”。

直至2013年，工厂里男工多于女工似乎已成大势，阴性帝国近乎全盘失守。那座古老大宅院不断坍塌断裂，已变得摇摇欲坠。成千上万朵花茎迎风而立的场面被逐日消解，直至，年轻女孩儿稀缺如蓝宝石。

电子厂工人的构成不似河流般一股股浑浊，却如彩色眼影盒区块明晰——主力是长期工：劳动合同一签一年（但能干满者为数不多）；辅以零时工：只和工厂签短期合同（刚出门的男孩大多选择这种方式，觉得签长了受限制）；再用学生工来调剂：寒暑假到来后，来工厂实习的大中专学生皆满脸青春痘，情绪紧绷，暴雨般呼啦啦地来，呼啦啦地走。

一旦开工，电子厂便如钟壳内的齿轮自动运转起来：咔嗒、咔嗒。每一刻都被放大、净化、定格，变成产品后出库方可流逝而过。这地方实在像一道拼盘——货柜车与小学生、物料单与鸡蛋饼、QC

（质检员）与美式咖啡。人一旦来到电子厂，难免会为一种混搭、戏谑的风格所裹挟，会努力让自己处于见怪不怪的状态。

进入宿管办的男工，顶着各类时尚发型（长长短短，棕棕黄黄），而阿坚却是不变的黑平头（他也是“80后”）。问他为何如此“大众”，他将双手用力一拍，做出个摩擦手势（一个具有喜剧色彩的手势）：“管理者要以身作则哦！”

关于男工发型，阿坚有自己的观察——1995年、1996年出生的男工，最喜赶潮流，穿时髦的衣服，做古怪的发型；2010年，男工流行烫小卷；2011年是染黄色，半边长到遮住眼睛；2012年是鬓角短平，但会剃上字母（Z）或各种符号（十字架）；2013年至2014年流行挑染，一缕红一缕蓝，还流行将头顶两侧剃平，中间高耸如草堆，脑门处是三角形。

我脱口而出：“莫西干头！”（莫西干族人留的发型。）

但阿坚却是第一次听说“莫西干”。

啊！从印第安人中的莫西干族，到作家库柏的小说《最后一个莫西干人》，再到电影，直至贝克汉姆的莫西干发型，“莫西干”已基因突变，不间断地转化，转化，像驾控一艘星舰迷航，顶端一明一灭地孤寂飞行，直把印第安部落祭典的精髓全部抽掉，只剩脑袋上的三角形。称自己为“莫西干”的是一代人，顶着“莫西干”发型的却是另一代人，这之间发生了多少事我不得而知，而传说只是传说，现在只是现在。

阿坚讪讪一笑：“估计男工们也都不知道莫西干，只是看别人理了这种发型就跟风。”

人像软体动物般栖身于词汇的贝壳。人对居住地了如指掌，但却并不知道屋子因何而建。人永远都弄不明白那些词语以何种速度传递又进行了何种交配，而最终与自己相逢。现在，所有和原始莫西干有

关的气息全部消失殆尽，我看到的莫西干，一路贬值，已经彻底世俗化。

于是，发型在工厂成为颜色革命，席卷了所有雄性青年；于是，下班后男人们将帽子摘掉露出头顶，穿墙凿洞地往厂门外挤，急着去大街上挺着身架晃悠招摇；于是，电子厂不得不做出如下规定：“男工不得染三种以上颜色的发型。”

啊？怎么会——三种以上？！

……会。

要想蜕下过去身份，在另一个部落嬉笑夸谈而无任何负累，便要经过一个痛苦万分的过程——恍如蜕去人皮，背叛自己的族裔，以一种悲剧化的状态，换脸、换血、换发型、换名字，慢慢熬煮成“另一个人种”。一毫米、一寸寸地变，很难很难地改变。直到像关掉电脑一样忘却所有过去的联系，将自己重塑。

阿坚总结“90后”男工的特点——喝酒、抽烟、打牌、赌博（多数在外赌，有时也在宿舍）。

我不解：“这是种发泄压力的方式？”

阿坚的两眼像那种装电石的脚踏车前灯，有一种奋力踩踏后从晦暗的内里烧出的灼灼强光，他颊肉乱颤地大笑：“啊！男人并非压力大才这样，这是他们的天性哦！”

脏话是男工最明显的罪。

其实宿舍和车间离得非常近，简直楼挨楼，但却各有各的日月星辰，你方唱罢我登场。进入车间要被检查（通过电子设备搜身），这已昭示了一种确凿的事实——在工厂帝国，车间才是正殿，宿舍不过是偏殿。透过硕大玻璃窗能看到车间内部——开阔的空间里拉开一条条线，线的两侧站着一丛丛穿着相同服装的工人，箱子被拉出、拉

进……你所看到的场景如彩塑那样神情隐晦，因为这一切都被利润包裹，有着一言难尽的金字塔生物链复式结构网络。

男工们在车间里经受了什么，别人不得而知，但回到宿舍后，他们会高频率地发射那个字——在北方是“操”，在南方是“屌”。

“屌毛”是男工最常见的互称。“傻屌”简直是爱称。并非到了最激烈、最难忍、最不堪的时刻，这些词才怦然迸发，在工人们的平常生活中也是处处可见。

香烟是男工最孤独的罪。

每天上午和下午，电子厂的车间各有一次工间休息时间，每次十分钟。听到铃声后，男人立即从工位上站起来，大步流星地走进吸烟室，摸出烟包，拿出一支烟塞入口中，点火。当浓烟从口、鼻中同时冒出时，整个人像要融化。烟瘾大的人，十分钟内能连抽两根。

在夜晚的宿舍，烟头更像是男人的肢体（一种似是而非的肢体）；像最敏感、最容易受伤的生命末梢；像所有幼嫩的胚芽，有着令人心悸的柔软。嘴唇轻轻上扬，拉出意味深长的笑容后，开始用力吮吸，如婴儿咂乳，再让薄雾喷吐而出，吐得一本正经、实心实意。啊，那些刚刚布满胡楂的嘴唇为蒙昧的感官所启示，所做的喷吐姿态那样沉迷（宛如初尝禁果）。

男工吸烟的模样像发狠，每个人都如夜间畜栏里反刍胃囊中青草的公牛。苦熬苦站十小时，是需要痛快瓦解一下。猛吸一口，肉身像雾般获得自由。虽然这空挂挂的自由实在有些寂寞，但总算能熬到睡眠降临，在床上倒成个“大”字形。天天做一样的工作，一直做，一直做，真的会让人发癫、发痴，然后发疯。于是，头顶金黄卷发、身形瘦削的男子，从齿缝间迸出“屌毛”后，从耳侧拿下香烟，点燃，猛烈吸咂，再狠狠用鞋尖碾灭火星。

恋爱，是男工所有罪行中，最核心的罪。

“90后”喜欢进大厂，觉得“人多好玩”“容易找对象”。从墙上可知，厂内有各类社团（羽毛球社、器乐社、乒乓球社、篮球社、舞蹈社、骑行社），业余生活貌似相当丰富。但我还是看到了那句威严训诫——“不得勾肩搭背”。

这话真是煞风景（而我真的隔着玻璃看到了）。

这是什么意思？——别再装模作样了，你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嘴上君子就免了吧。然后，一道捉贼的电筒光圈便落在了一对男女身上。

从进入电子厂的那刻起，这个封闭空间所形成的场合，一直都在强调纪律、规矩、制度。我虽然看到男工女工成群走过，却从没把这些工装人落实到性别上。直至现在，看到这歇斯底里的喊话，那锋利狂狷的真相才裸露出来——这里不仅是工作的竞技场，还是性别的角斗场。在这里，到处晃悠着正值求偶期的男女，那些嘴角抿着骄傲或谦逊弧线的年轻个体，很容易被爱火击中，上演一出大红大绿的感情戏。

然而那句警告语——“不得勾肩搭背”却让行为走向了它的反面——此地的男女如胶粘苍蝇，越想震动羽翼挣脱出来，却为越来越黏稠，甚至喘不过来气的暗示（性的暗示、青春的暗示）所捆绑，每个人都带着嗑药后晕茫茫的痴傻陶醉状，空空地张着嘴，像是期待着什么。

夜晚从宿舍楼穿行而过，你会惊诧地发现：原来整个电子厂都弥漫着澎湃的荷尔蒙。从一小格、一小格玻璃窗里望进去，发现这里是个肉身森林——那些横七竖八的肱骨、肩胛、背脊，那些黝黑或青白的臀部，那些紧绷或肥腻的大腿，那些纺锤状的乳房或胸前贴着两粒

梅干的乳房，那些金黄头发和噉起的嘴唇，共同组成了一个鬼魅世界，像超市里巨大电视墙晃动的各种小画面。

一个滑轮小子从眼前飞驰而过（牛仔裤、立领黑夹克、银拉链、麦粒色头发），驶向另一个装扮如他同款的女孩（同样黑夹克、银拉链、麦粒色头发）。这些注定要相爱的男女，像脑中被放置了卫星定位系统的候鸟，毫无困难地在电子厂浩荡的人群中找到另一个，然后四目相对，光焰爆炸。

盗窃之罪，是无知无耻之罪。

十九岁的石一跟着姐夫（劳务公司的头）来到电子厂，做“学生代表”（协助工厂管理和他一起来的近百名四川凉山工），所以他对车间并不熟悉，“只进去过两次”。这男孩解释自己的名字时，说“石头的石，一二三四的一”，但即刻被阿坚纠正为“单人旁，衣服的衣”。阿坚用厂里的统一标准来修正别人的名字，根本不理睬名字所有者自己的声称。于是，个人的“一”为集体的“依”所替代。

那男孩满脸羞涩地微笑，虔诚地聆听阿坚的教诲，扮演那种招之即来、来之即笑的乖崽模样。他有一米六八，精瘦黧黑，脸庞窄细，五官精致。若他的个子再高点，脸盘再大点，皮肤再白点，完全可以去演电影，因为他的五官简直凸凹得异常绝妙，像神迹被凡人目睹。那眼睛如大山深处的黑泉，那鼻梁耸立得实在陡峭，而嘴唇的弧线简直是工笔画，最可怕的是那睫毛根根墨黑翻翘，闪烁着豪华的男性气味。这样奢侈的五官，每一样单看都是冒险，却会聚在一个有限面积中，让人看了又看，欲罢不能。这面孔美到摄魂，既野蛮又无辜，简直像照妖镜，其余人全是丑八怪，根本不该存在。

然而，他嘴一张，整个大厦即刻坍塌：每一个汉字都如空中白布，被吹得破破烂烂、丝丝缕缕，又像不上釉的土陶，砺且涩，疙

疙瘩瘩。进入电子厂对这个凉山男孩来说，不仅是进入工业时代，还进入了一个被汉语命名的象形文字世界。他不知道“一”被公然篡改后，自己的名字已折损了原本的含义——这简直堪比对他本人的折损。他仰着那张蜡像雕琢般的面孔，慢慢熟悉电子厂、熟悉汉字的过程，其实就是被折损的过程。在陌生的语言丛林里行走，处处是陷阱，处处是倾覆。他虽已失去重心，但在颠簸于途中努力不让身体倾斜，让眼前世界如好莱坞大片，一幕幕渐次清晰。

凉山男工到后的两个月，简直是麻烦不断、惊险连连。

第一饭堂内有个小卖部，卖饼干、花生、瓜子、牛奶、啤酒等（和厂外小店并无差别），但却贴满一行行手写纸条：“你已进入录像区”“偷一罚百，并送公安局，请自觉”“本店已装有录像监控，请自觉”“小本生意，请不要对我下手”……各类威胁恐吓或请求哀告，五花八门。

有两个男工在厂外小店偷了东西，被扭送至附近派出所（据东莞市公安局调查：厂区案件的制造者大多是年龄在二十岁上下的男工）。阿坚的脸上浮现出老人般的耐力，微微一笑：“这种事儿，不能着急。”他打算过两天再去领人，“让他们受受苦也好。”他说之前厂里来过很多河南工，也是浑身毛病，但后来，“都变好了。”

“驯化需要一个过程。”这句话轻轻飘过。

“驯化”！我的脊背一紧。

躺在宿舍的第一天夜里，所有人都会陷溺于一种沥青般的感伤之中：这就是你所要面对的生活。宿舍和家的区别绝不仅止于一张床。夜晚醒来，瞪大眼睛，耳边是不同睡姿的人发出不同频率的喘息，如蚕吃桑叶，窸窣交汇，在半空中构成巨大的梦网。

那难以描绘的一刻，宛若自己是被连根拔起的大树，可怜全部根系裸露在外枯干痉挛。而整个房间如达利的画那样融化变形，到处充

满荒瘠悲哀。而这被羞辱被伤害的受挫一刻，这无所依傍颓靡哀婉的一刻，只有你一个人去正视。你像在接受一场震撼训练，惊诧地想：这里真是糟透了，这里像医院的大型育婴室，像好莱坞机器人之坟场，像蜜蜂缩在蜂巢的孔格。

凉山男工对电子厂出现的各类事物充满了好奇，简直如婴儿般充满了对陌生世界的好奇。没见过灭火器，拿起来便乱捣鼓；没见过电脑，便在键盘上一通敲；每层宿舍楼内都有管电的闸门，他们四处乱跑，把闸门拉下，让整栋楼彻底漆黑，像受惊的鲸鱼沉入大海深处。

“为什么要这么做？”

“就想看看拉下来会怎样……”

那电光石火的一瞬，阿坚听到自己牙齿错位时发出的咯吱声，腰脊深处筋弦崩断的咔嚓声。他想骂最脏的话，但大脑却一片空白，像蓝色波光粼粼无人戏耍的游泳池，蓝得如反光镜面，所有信息离场，只剩空白迷茫。

阿坚解释说他们也许有“偷”的概念，但却认为，“偷东西算不上严重的事”（尤其是偷外面人的东西）。于是，他眼睁睁看一个男工把食堂旁停放的自行车撬开，骑上车就准备走，便迈着慷慨大步，赶过去逮个正着。狠狠地询问为什么（看你怎么狡辩！），怎么都没想到对方那样坦白：“自行车放在那里反正没人骑，我骑一下再放回去好了。”

阿坚体验到的茫然源自于另一陌生的层次，像小时候贪玩，一回头发现父母全然不在身边，四处荒凉，如冰封湖面。这时他才意识到，他和他们之间的差别隔山隔水。在他们的世界里，“东西是可以共用的，用的时候无须给对方打招呼。”那阿坚要怎么办？只好训斥两句，迈着松垮大步，自顾自地安慰一句：“老虎不和斑马一般见识。”

手机，是所有罪行中最魔幻之罪。

宿舍鱼龙混杂，人员流动性大，所以新工人进厂的第一件事，便是学习和陌生人相处（如何时时提防他人）。厂门口最明显处赫然张贴《宿舍防盗宣传十五条》，反复强调——手机在充电时，一定要确认门已关好、反锁；睡觉时，手机、现金不能放在枕边；不要当众数钱，钱财不露白；不要取太多现金放在宿舍。

把两三个月的工资攒下来，买一款时髦手机，已是“90后”的头等大事。现在的电子厂，早已不是“以衣相人”，而是“以机相人”。女工们的手机经过精心装扮，贴上各种小挂件或假钻石，让它替自己珠光宝气。玩手机的女工，面孔上泼染着紫蓝炫光，像一群脑壳内软组织被邪恶医生摘去后的美少女系列，两腮瘦削，眼神安静（“她们不好追的哦”“她们都有男友的哦”）。

每个人都捏着手机，像一艘撞了冰山的船上每个人都穿起救生衣——无一例外。手机在桌上吱吱叫得蠢蠢欲动，像只大甲虫，被弄翻了个，脊背着地肚子朝天。无论是短信、微信或QQ留言，都让那甲虫想挣扎翻身又不成功。挣扎着，挣扎着……手机和它们的主人都挣扎着。每一个捏着手机的人，都散发着一股难掩的孤独味。

且看公告栏通知——各位工友：近期招聘人员较多，发生了多起失窃案。从昨晚到今天，A栋和B栋就被盗了五部手机。对此，希望全体员工提高防护意识，锁好门窗，将手机、钱包等贵重物品保管好，最好是随身携带或锁在铁柜内。

有三个凉山男工撬鞋柜偷手机（两个望风，一个作案），抓住后集体抵赖，异口同声地哀号：“我们啥都没干啊！”

阿坚瞪大眼睛：“监控上都有啊。”

男孩们面面相觑，不知啥叫“监控”。把录像调出来，看到自己

如男主角般在电视里晃，他们大惊：“你，你，你是怎么把我们弄到电视上的？”

他们不承认那是“偷”，而是——“柜子一拉就开了，手机自己掉了下来。”

“监控”一词秘密地流传开来。原来监控不是电视，而是一片波光幻影，能照出人的梦来；监控还是一种精神镇压。甭管你在家乡是怎么机灵古怪的孙悟空，怎么也经不住“监控”的盯视。“监控”如神兽，所过之处，寸草不生。

阿坚的声调趋向绝望，哀号道：“哎哟，还有人放火！”

原来有个男工进入宿舍，看到床上残留着纸张，便在地上拢成堆点燃。至阿坚急匆匆赶来欲PK纵火犯时，他无辜地辩解：“反正那些东西也没用了！”

一股巨大的愤怒像触电般让阿坚闻到自己嘴里的焦臭味，他的脸像引火般暗暗燃烧，皱眉道：“问题不是有用和没用，而是，你怎么能，怎么敢，在宿舍，点火？！”

阿坚的整个身体都在发抖，像胃里结了一层薄冰，心跳急速到无法自控。

对方眼神如羔羊，慢悠悠地缓声道：“我真的，真的，不想烧房子啊。”

发火是一种状态，类同恋爱，要“你知我知”。现在，无论阿坚骂出怎样的词语，其结果都是——无效。所以，他把视焦收回，把暴风骤雨吞进肚膈，从骇得想暴跳到突然——突然间，丢盔弃甲，大笑起来。

直至这时阿坚才发现，哇靠，原来他说话的内容乃至理论，在对方面前，自己的话竟是如此空洞莫名。于是后来，阿坚把他们当透明人或植物盆栽那样穿过，那样视而不见。阿坚意识到，在电子厂这丝

丝入扣地咬合转动的秩序之外，还有死角之地存在。那些地方貌似被现代化的火车遗弃，但它们却一直存在。

“来自不同世界的他们”，果然有着太多不同。譬如，他们喜欢席地而坐，或直接躺在草坪上。阿坚让我看窗外——十几个男孩，或蹲、或躺、或趴，将一块单薄草坪当床单用。阿坚忍不住隔窗大喝，让他们“起来，起来”。他心疼那草坪上十四棵小树（他亲手所栽），叶子已逐渐发黄。

男孩们喜欢唱歌（情歌吗？隔空调情吗？），他们唱的时候身体像发光的水母，无法抑止地款款摆动，喂得厉害。凌晨下楼时开唱，中午出车间后开唱，下夜班在厂门口也唱。他们还真有为艺术殉道的劲头，无论多慌张多恼火的时刻，都坚定地选择亮出喉咙——开唱！

那感性嗓腔磁性放电，清冽炸开，有些难度极高的高音，也能皱眉龇牙顺溜溜拔上去。那声音熠熠发光，像小提琴弓弦铮铮作响，而全然不像注塑机孵化出上亿个一模一样之成品，反而浸染了歌唱者自己的小情绪（忍耐、调皮、宽容、狂野）。他们比赛，一个和另一个间有细微的倾轧张力，这又令每一个都拿出最好的自己（但这唱法却被冷峻戒令折断——不得大声喧哗）。

两个月后，如大海退潮，凉山男工呼啦啦地走光，楼道里没有人影晃动，但墙壁缝隙间依旧漾着音符。那是真正的欢快，那种欢快已被机器复制年代遗忘了多年。那欢快绝不是有意为之，而是从大山的深处自己长出来的。

男工众多，不仅引出发型问题，更让宿舍原有的规则失衡。

在非宿舍楼的居住环境，男女差异性的鸿沟会被适度遮掩。你每天都能看到街上或办公室，走着干干净净精神抖擞的男人，但如果这些人生活在同一间宿舍，他们的形象便会遭遇彻底颠覆。男工宿舍